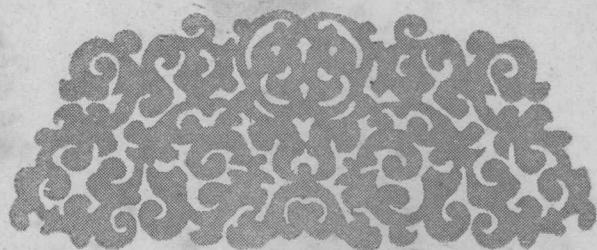


南征散記

繆 嶽 著

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南 征 散 記

繆 嶽 著

書號：滬 419 (21—122)

南 征 散 記

著 者： 繆 嶽

出版者： 華東人民出版社

上海新鄉路一號

發行者：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
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
印刷者： 新華印刷廠

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(滬1)1—4,000

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

目 錄

一	勝利歸來·····	一
	勝利歸來·····經過泰州	
二	軍屬的故事·····	七
	英雄與模範·····文書的父親·····老祖母	
三	四班戰士的決心·····	一六
四	橫渡長江·····	一九
	四班的突擊船·····攻佔山頂·····繼續前進	
五	追擊途中·····	二六
	初次遇面的江南人民·····江邊人民的訴苦·····忙碌中的休息·····佔領無錫	
	攻克蘇州	

六	蔣匪的『如意算盤』	三六
七	直指上海	三九
八	第一個回合	四一
	接受任務	復雜的工事
九	激烈的戰鬥	四四
	遭遇戰	主動與被動
一〇	守住陣地	四八
	攻擊中的守備	英勇的砲兵
		四班長永垂不朽
一一	勝利的殲滅戰——解放大上海	五七
一二	兄弟見面	五九

勝利歸來

勝利歸來

一九四九年的一月十日，淮海戰役剛一結束，我們就接到上級的命令——爲了能在蘇北再殲滅一部分敵人，我們應迅速前進。所以天還未黑，我們即離開戰場，當晚即到達濰溪口。

從這一天開始，我們開始了千里進軍。

臘月裏，在淮海平原上天氣較冷，半月前下的雪還未溶化光呢。冷風從背後吹來，同志們踏着潮濕的泥路，哼着愉快的淮海大捷歌，直向蘇北挺進了。

蘇中是我們的老解放區，我們的部隊是在蘇中生長壯大的，因此，同志們也絕大部分是蘇中人，又因我們是從淮海戰役首先勝利歸來的前衛部隊，便首先受到沿途人

民的歡迎。

沿途的羣衆，在隊伍所經過的村頭上、道路口設置了茶水站，在小鎮大村上敲打着鑼鼓，從西莊敲到東莊，又從東村敲到西村，羣衆比娶親還高興的歡迎自己的隊伍。

就這樣，同志們在爆竹聲中，在鑼鼓聲中，穿過層層的綵門，一直走向長江邊上。

人民雖然在熱烈歡迎自己的部隊勝利歸來，但更重要的應該說是歡送，因為不管那個老百姓，甚至三歲小孩也知道，軍隊向前進，就是橫渡長江，解放全中國呀！

經過泰州

敵人給我們打忤了，沿江的敵人不敢同我們交手，離得我們遠遠的，夾着尾巴向江南逃了。

經過數十天的行軍，這一天，我們快到泰州了。

隊伍一個接一個前進，雖然陰曆年過了沒幾天，在蘇北還是很冷的天氣，但是，

同志們臉上都流滿了汗。指戰員們一個個把衣袖捲得高高的，光着烏黑的臂膀，緊握住槍，有的爲了跑路爽快，就乾脆的把棉衣、棉褲脫下，綁在背包上。大家都大步的向前，有時甚至是小跑。

我團的前衛連，看樣子已到泰州了。離泰州幾里路的地方，就看到燈籠、火把照紅半個天，鑼鼓、口號鬧得震天響。

離泰州祇有一、二里了，公路上搭着高高的『光榮門』，口號聲愈喊愈響，燈籠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了，每個指戰員無意中更加快了腳步。

『歡迎勞苦功高的人民解放軍！』

『歡迎百戰百勝的人民解放軍！』

『打到南京去，活捉蔣介石！』

『打過長江去，解放全中國！』

『慶祝大軍凱旋歸來！』

『預祝大軍勝利渡江！』

口號聲一個接一個，熱烈而響亮，每個口號激動着大家的心，無數的羣衆把泰州

街市塞得滿滿的。

『我們決不辜負人民的希望！』

『堅決完成人民交給我們的任務——打過長江去，解放全中國！』

『打到南京去，活捉蔣介石！』

戰士們堅決的喊了起來，用鋼鐵的意志與決心，回答了人民。

一路進街，羣衆愈加多，黑壓壓的一片，青年們在街上跳着秧歌，軍隊化裝宣傳，學生們大聲的唱着歌，婦女團體向隊伍獻花。

慰問袋、傳單一張張的送到每個指戰員手裏，還有慰問信、糖果、花生、香煙。……

過了十字街後，響亮的跟着中國共產黨走的歌聲響了起來，最初是一個連，以後是一個營，羣衆也跟着唱了起來，直至分不出這是軍，這是民的歌聲。一個歌未唱完，第二個歌聲又響了：『打到南京去，活捉蔣介石。』，渡江戰歌、向南進軍，歌聲一個接一個，我們在歌聲中出了泰州市。

到了宿營地，天已快亮了，洗過腳，打開背包，準備休息了，但一顆好奇心迫使

我坐了起來，我把在路上收到的傳單，從袋裏一張張拿了出來，有紅的、綠的、黃的，有道林紙、油光紙、白報紙的，有寫的、油印的、鉛印的，長的、方的、三角形的，形形色色，我一張張的看過去：

『前方英勇殺敵，後方努力生產。』

『全力支援大軍渡江。』

『預祝大軍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』

『前方需要什麼，我們給什麼！』

最後，我拆開十字街上收到的慰問信，上面字跡清秀，是鋼筆寫的：

親愛的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同志們：

偉大的淮海戰役勝利結束了，你們以六十八天的時間，殲敵六十餘萬主力，活捉了杜聿明，打死了黃百韜。你們不怕冰天雪地，披星戴月地在槍林彈雨中贏得勝利，這使我們無限敬佩。現在，你們又勝利南下，積極準備橫渡長江，預祝你們勝利，預祝你們成功。

由於淮海戰役的勝利，泰州在不久以前解放了，蘇北亦整個解放了，人

民享受着民主自由的生活，我們學生也能自由的歌唱了，這些都是你們的功勞呀！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長江南岸還有千千萬萬的人民受着蔣匪的壓迫，等待着你們去解放。

大軍南下了。我們在後方加緊生產，支援前線，做好優抗工作，望你們英勇殺敵，不要掛念家鄉，一切的一切，我們後方會保證做好的。
敬禮

泰州中學×××

二 軍屬的故事

行動任務一結束，部隊駐了下來，前來探望兒子和丈夫的特別多，尤其是我們在蘇北生長壯大的部隊，一旦回到蘇北，軍屬們就問長問短，他們和她們都希望看到兒子和丈夫的立功證、報喜單，那怕是見一面，軍屬們都會感到無限的榮幸與安慰。爲了更好的招待軍屬，連裏特地成立了『軍屬招待所』。

本來軍屬的來往是極普通與平凡的事，但這一天卻出現了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故事。

英雄與模範

這天一個年輕的姑娘到了連部，紅手巾包了幾雙鞋子。指導員翻開了『軍屬來往登記簿』，替她登記。

『你找林則明……唔……四班副……他是你哥哥？……』指導員打過招呼後，很客氣的問她。

『……是的，他是我哥哥……』姑娘臉紅了起來。

林則明是我們的四班副，大家都知道他是沒有妹妹的，可是他年紀很輕，也沒有老婆。究竟是他的什麼人呢？我帶着這個疑問到了四班，他們正在做野外動作，祇聽見四班副使大着喉嚨在喊：

『目標正前方一百五十米突發現敵人，我班成戰鬥隊形散開！』

大家按照口令散了開來。

『四班副，你家老婆來了，快到連部去！』我帶着開玩笑與試探的口氣叫他一聲。

四班副不由的臉紅了起來。真奇怪，他是個戰鬥英雄，在任何困難任務面前，沒有紅過臉，然而現在他變成怕羞的姑娘了。

原來四班副有個這樣的一段故事：他在參軍前，是在鄉裏工作的，當時這姑娘是村代表，兩人由於工作關係，經常處在一起，彼此不自覺的產生了較濃厚的感情。

鄉裏動員參軍時，本來沒有決定他去，可是林則明是個有骨氣的硬漢，鄉裏也留不住他。

在參軍時，雙方通過了家庭，在參軍台上訂了婚約。他說：

『我不打倒老蔣決不回來！』

『我保證把村裏工作攪好，努力支援前線，等你打倒老蔣，回來結婚。』這是姑娘的回答。

可是林則明一向有個怕難爲情的怪脾氣，到連裏來，一直不好意思提起。上回淮海戰役回來時，接到她的信說，家裏一切都很好，父母身體亦很康健；並特別告訴他，她在家還當選了生產模範，希望他也多在前方立功，不必掛念家庭，家裏有她照料。這次南下，本來可以請假回去看看，但是因爲一來學習很緊張，二來他覺得家裏有她照顧，所以也就不想回去看看了。今天正在打野外打得起勁，一聽說她來了，心裏雖然高興，可是部隊裏大多是年輕小夥子，都是愛說愛笑的，所以他臉一紅，提着槍跟我走回連部。他心裏想：『怎麼攪的，我不想回去，她怎麼來了？』

今天是英雄碰到模範，當然要熱鬧一番，連部特地做了兩個菜，慶祝英雄、模範

的團聚。

在明亮的汽油燈下，同志們鬧烘烘的圍住他們。英雄紅着臉站了起來，向大家保證了：

『……我保證不把蔣匪反動派消滅了不回來！並且保證打到江南去，再立幾個大功。到那個時候，你看呀！比現在更光榮；吃勝利酒的時候，比現在更熱鬧。』他用軍人所習慣的大喉嚨大聲地說着，末了他低聲地問她道：『你呢？』

模範也站了起來，可是她低聲地說：

『你在前方勇敢殺敵，我也希望你多立幾個大功回來。我把家庭照顧好，同時還要加緊工作，支援前方，到你勝利歸來時，你看吧，我不但是生產模範，而且是工作模範呢。』

同志們用羨慕的眼光，看着這一對未婚夫妻，以熱烈的鼓掌來回答他們的保證。

文書的父親

另外的故事，也是在這一天發生的。下午，營部通訊員跑了滿頭大汗，來通知接

電話。

我拿起了聽筒，祇聽說：

『喂！喂！你是一連吧？你們張文書的父親來了，現在政治處。請來人帶到你連，安慰安慰他吧！』

一聽說張文書的父親來了，我心裏覺得很難過。還是在前年的時候，張文書到了連裏，由於戰鬥行動，生活過不慣，開了小差，我親眼看見他父親把他送了來，還交代連裏說：『要好好管教管教。』並狠狠的對張文書說：『你要開小差，我就不准你進門。』

從此張文書到了連裏，經過同志們的不斷幫助，各方面表現都很積極。淮海戰役中提升當了文書，由於工作上的關係，他同我處得特別好。

在淮海戰役的第三階段，圍殲杜聿明的時候，這天，三班傷亡比較大些，我同他帶一個擔架班上去。當時，三班祇有機槍手及副班長等四人，有兩個在離交通溝十幾米突的開闊地上帶了花。敵人重機槍打得嘩嘩的叫，兩個傷員上又不能上，下又下不來，我看了看地形就說：『三班副，你用機槍封鎖碉堡眼，我們上去拖傷員下來。』

他聽說，首先一躍出了交通溝，正要前進，發覺情況並不如我所想的那麼簡單，離交通溝三四十米突的地方，有兩個碉堡，十來個敵人，在土圍後面探頭探腦，看樣子是在準備衝鋒，一挺輕機槍也不能封鎖住它。他迅速伏了下來，被重機槍打飛起來的泥土，弄得他滿身滿頭，頭也抬不起來。有幾個敵人，上了刺刀，端着槍衝了過來。他沈著地接過傷員的槍，推上了子彈，『拍』的一響，第一個敵人頭朝下腳朝上翻了過去。第二個敵人已衝到他的面前，正在這時，他腿上已中了一顆子彈，他痛苦的站了起來，我也一躍出了交通溝，準備幫助他一下，剛跑了幾步，只聽『拍』的一聲，另一顆子彈穿透了他的腦袋，他倒下了。

今天，我聽說他父親來了，使我想起了最親密的戰友。張文書的父親，他祇有一個兒子，犧牲了怎麼不傷心呢！我準備把他帶到連部，由指導員安慰安慰他。

一見面就看出了他臉上皺紋又多了好多；五十多歲的年紀，好像六七十歲了。我握住他的手，壓制着感情說：『你還認識我吧！』沒等他開口，我又說：『到連裏去玩玩吧！』

他緊握了我的手，跟我走了出來，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語地說：